

張子語錄

張子語錄

四部叢刊續編子部

四部叢刊續編

張子語錄

(21100)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本書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跋

右張子語錄三卷後錄二卷無纂輯人姓氏宋史藝文志馬氏
經籍考陳氏書錄解題均不載獨晁氏讀書志附志有橫渠先
生語錄卷數同無後錄是本卷上首葉缺前九行舊藏汲古閣
毛氏藝芸書舍汪氏迄鐵琴銅劍樓瞿氏均未補得余聞滂喜
齋潘氏有宋刻諸儒鳴道集因往假閱則是書所缺九行儼然
具存遂得影寫補足鳴道集所收亦三卷且序次悉合間有異
同可互相是正時刻張子全書第十二卷有語錄抄取以對勘
乃僅得六十七節減於是本者約三之二然卷末有六節爲是
本及鳴道集所無意者其明人增輯耶是書及龜山語錄卷末
均有後學天台吳堅刊于福建漕治二行按宋元史堅於德祐
元年簽書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晉左丞相兼樞密使先受命與

文天祥同使元軍時元兵進次近郊堅與賈餘慶檄告天下守
令以城降二月又與餘慶謝堂家鉉翁充祈請使堅等北至鎮
江天祥亡去閏三月奉元副樞張易命與夏貴等同赴上都至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與夏貴等同拜元世祖銀鈔幣帛之賜蓋
其後遂終爲降臣矣堅刊是書意必服膺張楊二子之學者乃
既躋高位遽易初衷稽首敵庭偷生異域至不克與文文山家
則堂諸子同爲宋室之完臣豈不大可哀乎海鹽張元濟

張子語錄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曾聞夫子言性
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
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不可使知之以其愚無如之何不能使知之耳
聖人設學校以教育之豈不欲使知善道其
不知愚也後世以爲民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則其待聖人也淺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母固者不變於後母必者不變於前母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先之勞之身先之必勞之愛之能勿勞乎愛之則已湏勤勞以求其養之之道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生知有小大之殊如賢不肖莫不有文武之道也忠信如丘生知也克念作聖學知也仲尼謂我非生知豈學而知之者歟以其盡學之奧同生知之歸此其所以過堯舜之遠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發憤而化至于聖耶抑每有悟而忘食

一作飢

遺老耶

仁者壽安靜而久長壽之象也

信近於義猶言言近於義則信可復也復踐也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

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擇善也孔子所擇亦不過乎仁然而仁也又有守得處在求之

舜非致曲而至于聖人何以以孝聞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

夫子之門父子共學而賢者點與參也點好學

樂道

禹吾無間然無間隙也故其下所舉之事皆善也聖人猶看之無隙衆人則可知

顏子問爲邦

云云

三代之文章顏淵固皆知之

故於其所知而去取之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放鄭聲遠佞人此則法外意如道千乘之國之意不與已舉行者故事相干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亦人之所難論語問同而荅異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言語及所居之位

誦詩三百止亦奚以爲誦詩雖多若不心解而行之雖授之以政則不達使於四方言語亦不能如此則雖誦之多奚以爲

大武可以爲也盡見武王之事便可爲看了武特地知虞舜舜之時又好德性又備禮文又備

文而靜孔子言弗可及也更不說可知揖遜而升下或以爲絕句謂揖遜而升降也及以射禮不勝者亦飲之堂上故不言下而飲非也升而遜可也下而遜無此理也禮文雖

不說下而飲不勝者自下而請飲勝者又不
可飲於下故升飲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止試矣言於人之毀譽

誰爲毀誰爲譽若有所來譽者則我將有所
試矣不言試所毀此義正與采苓問人之爲
言者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惟下言
人之爲言胡得焉亦不考其舍旃之言獨於
人之爲言者考其實仲尼未嘗見毀人其於
弟子有所進退者止是言其實耳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

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顏孟有無優劣同異

顏子用舍與聖人同孟子辨伯夷伊尹而願學
孔子較其趨固無異矣考孟子之言其出處
固已立於無過之地顏子於仁三月不違於
過不貳如有望而未至者由不幸短命故歟
時兩化之春誦夏弦又言當其可之謂時成德
因人之有心當成說之如好貨好勇因爲其
說以教之私淑艾大人正己而物正

形色如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云云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于朝也成聖之速自古
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
疑

告子不動心必未有以取材也

必有事焉四字更求之

四詞以溢侈偏妄四字推之

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尚受命雖不受知不受
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事實到如此則更何須言天何言哉

成德者如孟子語宋牼之言是也本有是善意
因而成之荅問者必問而後荅也

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
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爲不義也不
爲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於聖人猶是粗者

以善服人者要得以善勝人也然其術未至者
又烏能服人以善養之者凡教之養之皆養
人也

夷子謂愛無差等非也謂施由親始則施愛固
由親始矣孟子之說闢其無差等也無差等
即夷子之二本也彼有取焉耳謂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所取者在此

存心養性以事天盡人道則可以事天

忘勢之人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忘人之
勢五人者能忘獻子之家也不能忘獻子之
家則爲所輕獻子亦不肯與之爲友矣

盡天之物且未須道窮理只是人尋常據所聞